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 峨眉山的風骨

郝東磊

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風骨，峨眉山也是如此。我曾因為工作關係多次造訪峨眉山，但每次都是來去匆匆，對於它的瞭解也僅限於峨眉十景等打卡勝地，對於它的底蘊更是知之甚少，就這麼牽念多年之後，我終於下定決心，關閉手機，去峨眉山開啟一場無人打擾的尋幽之旅。

峨眉山主峰金頂海拔高三千零七十九米，雖不及貢嘎雪山主峰的一半，但大峨與二峨兩峰所組成的那一縷絕美的黛眉，卻是蜀山之王永遠難以比擬的。上山途中，猴群隨處可見，這裡的猴子雖然偶爾也會齜牙咧嘴，但大多時候都比其他地方的猴子安靜得多，也十分友好。遊人送來餅乾，它們接住就直接放進嘴裡，也有好事者從包裡掏出小瓶白酒，半開玩笑地試探一下猴子的反應，猴子們毫不客氣，熟練地擰開蓋子，先是抿上一小口，隨即咕咚咕咚一飲而盡，不多時就眼神迷離起來，只得隱入密林睡上一覺散散酒氣。

在我遊歷的峨眉山的足跡中，清音閣始終佔著一個最柔軟的位置，明朝初年，廣濟禪師借當代詩人左思《招隱詩》中的「何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」佳句，將臥雲寺更名為清音閣，從此，這片山水佳音也便有了歸處。

漫步閣前，可見黑龍江與白龍江兩條溪水奔瀉而下，衝擊在牛心石上發出潺潺清音。這股生機勃勃的水流穿林過谷，最終緩緩流入了峨眉河的懷抱，沿途潤澤了黃灣、緩山、符溪、蘇稽的大片土地。走累了，我找尋一處乾淨的台階休息片刻，四周山野林木葳蕤，身邊的樹幹與石壁之上長滿了苔蘚，伸手輕輕觸摸，指尖的苔蘚溫潤中帶著一絲綿軟，上面星星點點花蕊，更是將微觀世界的絕美展現在我的面前。

若是眼前的層巒翠嶂鋪展了峨眉山的在外風華，那隱匿於此的多元文化則萃就了它的心骨。儒、釋、道三家流派在這座

山上相互交融、和諧共生，且各自成為一景，在無形中構築起了峨眉山兼容萬物的深厚底蘊。最早在此山扎根的是道家，羽士們前赴後繼，在此隱居、探幽、悟道。早在春秋時期，楚國隱士接輿遁跡於峨眉，並將笑歎世俗、倡導躬耕自食與清靜無為的《鳳兮歌》刻在山間崖壁之上，一段段高士佳話，無形之中也此山注入了濃郁的隱逸文化。

佛教在巴蜀大地興盛以後，峨眉山的禪學文化得到快速發展。從報國寺、萬年寺到直插雲霄的華藏寺，一座座禪學建築在青山雲海之間拔地而起，前來求佛參禪者更是數不勝數。與道、釋相比，儒家文化更是給這此山增加了許多人間煙火的底色，從李太白筆下的峨眉秋月，到蘇東坡吟詠的翠峰詠歎，文人墨客一次次把文思感悟鐫刻在這座山上。同時，儒家還巧妙地把道家的空靈與佛家的禪意進行了碰撞與融合，最終讓峨眉山水更增添了一份

入世的溫度。繼續拾級而上，來到金頂高台，峨眉的雄渾壯闊很快在我的眼前鋪展開來。捨身崖絕壁之外，但見流雲宛如瀑布在空中翻湧，十方普賢鑒金像在太陽下閃著金光。繼續向西遠眺，蜀山之王貢嘎雪山立於雲海之上，雖然相隔百餘公里，但那份雄渾氣勢依然直抵人心。

峨眉山的風骨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山下民風素來淳樸，當地人對於我們這些外來者謙和有禮，在此品茶、就餐、住宿，服務熱情而又坦蕩。舉手投足之間，我發現他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很強，大街小巷處處也十分乾淨整潔，當地許多人的心性，浸潤的也如這峨眉一般堅韌沉靜；講究剛柔並濟、內外兼修的峨眉武術也誕生在此，從城市廣場到山林空地，均可見健身武者，他們的一招一式既有靈動溫婉，似乎也暗藏著吞吐山河的氣魄；街道之上，各色茶館隨處可見，傳承千年的峨眉茶道，把山水靈氣和儒釋道的意向釀成一杯清茗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就連我這等平凡之人似乎也品出些許禪機。

臨走，我再次轉身回望這漫山的勃勃生機與親切的人間煙火，才發現，原來峨眉山的風骨並不在高高在上的雲端，它是把那份清雅揉進了當地的尋常生活。

這種獨一無二、兼容並蓄的山水風骨，便是峨眉山穿越千年依然歷久彌新的模樣。

## 教室裡的回音

黃信波

粉筆碎成灰撲撲的一團，在空中飄散開來，陽光從窗戶裡照進來，把這些灰塵照得金燦燦的，彷彿懸浮著的金箔一樣。看見微粒慢慢地轉動，在沒有痕跡的情況下沿著一條看不見的路線飄浮，好像是被一首被遺忘的樂曲指揮著，在空曠的教室裡跳起無人觀賞的圓舞曲。黑板上拓撲曲線只留下了一半，另一半則融入了擦痕之中，變成了一個沒有說完的話，給永恆留下了疑問。

一天下午，一張薄荷糖紙從我打開的書頁中掉出來。糖早就融化在一個炎熱的下午了，但紙張還是保持折疊後的形狀，稜角分明，彷彿凝固的時間標本。忽然想起它曾藏在課桌洞裡，在一個少年的手上悄悄越過三八線，越過了鉛筆畫出的、已經模糊不清的邊界。清涼的氣息穿過三年的時間來到這裡，把此時此刻的疲倦染成了淡淡的青色。

窗外的蟬鳴使一秒的時間變得很長，彷彿有一個世紀那麼長。伏在草稿紙上畫的不再是解題的過程，而是各種各樣的飛行器——三角翼形、碟形、放大版甲蟲形等等，所有的飛行器都朝著窗外的梧桐樹的方向飛行。紙飛機沒有飛起來，但是從塗鴉中間騰空而起的是更加沉重的東西。才知道我們所描繪的既是逃離亦是到達。

吶喊聲是從走廊的那一端傳過來的。運動會當天的陽光非常刺眼，連人們的影子都被照得只剩一點點。踏著薄薄影子奔跑在操場上，越過跳高架下自行桿投射出的柵欄，穿過沙坑裡還未來得及撫平的腳印，在不知不覺間就站到了畢業照的隊伍當中。梧桐樹的葉子被風吹過的地方，就像是用風作筆、用陽光作墨水寫成的一行又一行的文字，一直持續到整個夏天都變成了一本無法翻完的綠色書卷。

現在又刮起了風，把這扇沒有上鎖的門吹開了。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課桌上的木紋裡嵌著一塊橡皮，淡藍色的，邊緣已經被歲月磨得圓潤了，彷彿一顆圓淺的小卵石。它已經在那兒放了有多久了？以前握著它的手，在世界的什麼地方寫下另一個故事呢？晾衣繩上滴下的笑顏被夕陽染成了琥珀色。忽然覺得那些聲音並沒有消失，只是將空氣振動轉化為光的頻率，並在每一個相似的黃昏中再次出現。走過了許多地方之後，我對於回聲的辯證法也開始有所瞭解了。真正的離別不是在車站發生的，在一個平常的日子裡，當一個人的名字不再是第一個從你腦海裡浮現出來的時候，就發生了。但是回聲不同，它不一定要有聲源一直存在下去，因為牆壁上已經記下了震動的波形，並且會在特定的溫濕度條件下自行釋放出來。此時空教室四面的牆壁都在微微震動，把碎片拼湊起來。年輕人變聲期的聲音穿透磚牆水泥，說出同樣的話，笑聲一樣響亮。

人們總認為時間如流水一般只能向前流淌，但是記憶卻變成了漩渦、潮汐，並且月亮對水有永遠的主權。再次來到這個教室的時候，並不是為了相遇，而是為了證明回聲之所以成為回聲，是因為它來的時候總是晚了一步，而這段時間上的空隙也正好保持了最初的樣子。每年夏天都要從這裡經過，窗台上就會浮起一層薄薄的熱氣，好像被溫柔地保存起來一樣。可以不搖晃。年輕人的臉龐浮現在落日的餘暉中，如同顯影液中的相紙一樣，慢慢地浮現出來，又慢慢地隱沒下去。教室是一隻大耳朵，它把所有逸出時間之外的聲音都記錄了下來。直到我們聽到自己的獨特的聲波頻率之後才明白，青春並沒有離開我們，只是由進行時態變成了現在完成時態的回聲，並且會一直延續下去。

# 花落雨至總是情

周一海

入夏的都市天氣最是隨性，沒有循序漸進的過渡。正午還是暴曬的燥熱，曬得玻璃窗發燙，傍晚一團烏雲憑空壓低樓宇，疾風捲著驟雨驟然砸落，敲得陽台防盜網噹噹作響。我正收拾書桌邊角的雜物，窗邊幾盆太陽花，在這場猝不及防的急雨裡，盡數塌落了盛放的花瓣。

這是最尋常的家養花草，沒有園藝花卉的珍貴，是市井人家最樸素的點綴。枝葉肉質肥厚，匍匐鋪展，花朵細碎明艷，晝開夜合，喜光耐熱，向來不懼驕陽炙烤。日常閒暇時分，澆清水、挪向陽，無需精細打理，便日日次第綻放，攢滿一陽台鮮活亮色。我養它本是調劑伏案久坐的枯燥，從未賦予它多餘的文藝寄托，只當是平淡日子裡，一抹無需費心照料的尋常生機。

往日晴好天氣裡，它開得熱烈張揚，花瓣層層舒展，紅黃粉白錯落相間，迎著日光肆意盛放。我習慣性偏愛它滿盆絢爛的模樣，總覺得花開飽滿，才是草木本該有的最佳狀態。平日裡零星的花瓣自然枯落，我隨手撿拾清理，從未放在心上，只當是尋常代謝，不值駐足細看。

這場急雨來得迅猛粗暴，不同於綿綿細雨的溫柔浸潤。密集的雨珠狠狠砸落，帶著下墜的力道，直直擊打單薄的花冠。原本挺立舒展的花瓣，不堪驟雨衝擊，一片片彎折、塌陷、脫離花莖。沒有隨風輕揚的唯美姿態，沒有落地輕柔的詩意畫面，只是乾脆利落的垂落，堆疊在翠綠莖葉之間，狼狽卻坦蕩。

我下意識伸手挪盆，想要避開風雨侵襲，動作停頓的瞬間，忽然心生恍然。世人書寫落花，偏愛描摹輕柔飄零、淒美落

幕，把花落塑造成傷感、缺憾、落幕的代名詞，千年筆墨層層疊加，固化成一成不變的審美慣性。可眼前太陽花的零落，徹底打破了這套刻板的文學範式。

它的花落，不是生命力的衰竭，不是時光的辜負，而是一場主動的自我保全。驟雨力道凶悍，單薄花冠若執意挺立，只會連帶花莖折斷、根系受損。捨棄盛放的花瓣，收斂舒展的姿態，是弱小草木對抗極端天氣的生存智慧。以局部的落幕，保全整體的生機，短暫退讓，只為等候雨停風歇，再度蓬勃綻放。

雨勢洶湧，橫掃整座城市，窗外的樓宇、街道、綠植盡數被雨幕籠罩。樓下車流放緩，車燈在雨霧裡拉出綿長的光影，街邊便利店的暖燈穿透雨簾，照著匆匆避雨的行人。

都市的雨夜從來不止詩意，更多是奔波生活的真實、倉促與從容。有人冒雨趕路，有人臨窗避雨，有人在風雨裡調整步履，如同草木在風雨裡調整姿態。

靜坐窗前，看著盆中殘花與風雨對峙，忽然讀懂這平凡盆栽藏著的生活真相。

當代人的日常，多是持續緊繃的狀態，執著於全程高光、持續精進、永不落幕，害怕一時的停滯、短暫的失利、階段性的退場。我們把鬆弛當成懈怠，把退讓視作妥協，把取捨歸為遺憾，終日緊繃前行，卻不懂草木最基礎的生存哲學。

汪中在《述學》中言，萬物順勢而為，方得長存。順勢不是消極妥協，而是審時度勢的通透。晴日便全力舒展，迎風盛放，不負天光；雨天便收束鋒芒，捨小保大，蓄力蟄伏。太陽花的開落，從無矯

情的悲喜，只有純粹的順應與堅守。花落不是終結，是為生長留白；雨至不是侵擾，是為新生蓄力。

狂風驟雨持續半個時辰，漸漸褪去凌厲勢頭，雨線由密變疏，風聲趨於平緩，悶熱的空氣被徹底滌蕩，換來通透清爽。陽台上的花草經過風雨洗禮，葉片洗盡浮塵，愈發青翠鮮亮。那些塌落的花瓣，依舊色澤鮮亮，沒有半點枯萎頹敗的跡象，只是安靜依偎在根莖旁，完成了一次恰到好處的讓位。

我俯身輕理凌亂的枝葉，沒有惋惜殘花零落，反倒心生坦然。從前總被固有審美裹挾，認定花開繁盛是圓滿，花瓣零落是缺憾。如今在這場急雨、一盆尋常花草中，解鎖了全新的生活認知。人生從不是一味向前的奔赴，也需要適時收斂、主動取捨、短暫沉澱。緊繃時適度鬆弛，前行中學會駐足，取捨間接納不完美，方能行穩致遠。

市井尋常的深情，從來不在精心雕琢的景致裡，而在這般不被留意的自然常態中。花落是清醒的取捨，雨至是及時的淬煉，一落一潤之間，藏著最樸素的成長邏輯。沒有刻意的煽情，沒有陳舊的詩意，只有適配當代生活的通透智慧：所有短暫的落幕，都是長久續航的鋪墊；所有風雨的淬煉，都是溫柔成長的饋贈。

夜色緩緩鋪展，窗外城市燈火次第亮起，溫柔鋪滿街巷。晚風穿窗而入，帶著雨後草木的清新氣息。盆中太陽花的莖葉慢慢挺直，隱匿在枝葉間的新芽，藉著雨後濕潤的水汽，悄然舒展身姿。一場風雨落幕，一輪新生悄然啟程，平凡日子裡的歲歲更迭，皆是最動人的人間溫情。

個囊、帶上一壺水走向戈壁灘。後來挖的人多了，他就去更遠的地方，說那裡的甘草更粗，價錢更好。

林場場部後來開了一家小書店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課本以外的世界。書裡的山川湖海、花鳥魚蟲讓我如癡如醉。我盯上了一本五元的詩集，裡面的文字深深吸引著我。可想到家境艱難，我不敢向父親開口。那本書像有種魔力，總在心裡攪著我。

於是，我學著父親的樣子，獨自扛著坎土曼去了戈壁灘。正午的戈壁如同一隻巨大的蒸籠，汗水順著脊背淌下，全身黏膩。我咬著牙，手上磨出了晶瑩的水泡也全然不顧。午後，我終於挖了一小捆甘草，累得直接躺在上面睡著了。

醒來時，我已躺在自家的炕上。父親遞來一杯黃色的水，我喝了一口，那股又甜又澀的怪味直衝喉嚨，當場便嘔了出來。父親看著我說：「這是你求學掙書錢的甘草，自己挖的，自己嘗。」我这才知道，是父親去戈壁灘把我背了回來。後來，他把我挖的甘草賣了，將一張皺巴巴的五元紙幣遞給我。我攥著錢一路小跑衝進書店，抱回了那本詩集。那是第一本用汗水換來的書，書頁間彷彿都浸透了甘草的甜香。

再後來，我遠赴成都讀書。臨行前，父親特意用紅布包了一小節甘草塞進我的行李箱：「南方潮濕，不舒服了就拿它泡水。」

如今離家多年，那節甘草早已不知去向。但每當想起它，想起父親在戈壁灘上挖甘草的背影，想起那碗黃黃的甘草水，舌尖便會悄然泛起一絲微苦，繼而回甘無窮。

## 戈壁灘上甘草香

鄧力友

對於甘草，我有一種複雜的感情。那散發著怪味的葉子，在鹽鹼地裡極不起眼，連牛羊似乎都會繞道而行。小時候調皮，小夥伴們常撿一把甘草葉在手心揉搓，冷不丁從後面搗住別人的口鼻，那刺鼻的味道瞬間讓人流淚，扭身便扭打在一處。

有一年感冒，我喉嚨乾啞、鼻塞難耐。父親見狀，抄起坎土曼走向門前的鹽鹼灘。那裡的甘草在碎石中長得茂盛而倔強，正像父親。父親彎腰刨開泥土，一節褐色的草根便露了出來，還帶著泥土的濕氣。回到家，他反覆沖洗，剝去外皮，用菜刀剝成兩截遞給我：「慢慢嚼，把汁吞下去。」

我自然是不情願的。甘草初嘗雖甜，再嚼便有一股濃烈的藥味直衝腦門。我趁父親不注意，偷偷把藥渣吐在手心裡。父親看我嘴不動了，詫異道：「只是讓你吮

汁，沒讓你吃渣啊。」我硬著頭皮撒謊：「吃下去效果更好。」他不信，非要看我嚥下去。我只好使勁咀嚼，連渣帶汁吞了下去，胃裡一陣翻江倒海。如此折騰幾番，感冒倒真好了。此後，身體稍有不適，我便去挖一節甘草來嚼，那特殊的苦甜之味，漸漸成了童年裡心安的寄托。

甘草不僅能治病，更撐起了我們當年的日子。20世紀80年代，父母帶我背井離鄉，長途跋涉半個多月，在邊疆一個小林場落了腳。舉目遠眺，四周茫茫戈壁，風捲沙石，荒草簌簌，舉目無親。離家時盤纏所剩無幾，日子過得捉襟見肘。此時，父親展現出了極大的堅韌。他憑著爽朗的性格，向人要了一間廢棄的牛棚，這便成了我們最初的居所。周圍鄰居多有照顧，沒過多久，鍋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便湊齊了。

眼看入冬，天氣日漸寒冷，地裡沒了活計，可貓冬的錢糧還沒著落。鄰居送來一把坎土曼遞給父親：「走，去戈壁灘挖甘草，甘草場收購，五毛錢一斤。」父親眼睛一亮，扛起坎土曼就跟了去。

夕陽西下，他們各扛著一大捆大拇指粗的草根回來。父親借了一輛板車，將甘草捆紮結實，幾個人輪流推拉著送往兩三公里外的甘草場。天黑透了，父親才推門進屋，將一把零錢放在炕上，哈著氣揉搓那雙凍得通紅的手。從那以後，每逢青黃不接，父親便天不亮扛著坎土曼、揣著兩

